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二卷目錄

孤狸部外編二

會編第七十二卷

孤狸部外編一

廣異記唐太宗以美人賜遼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
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住在美人所
笑人見無忌輒持長刀利刃刺太宗聞其事時諸衛士
前後數百不能卻後街有官相州權參軍能愈此疾
始提在州後遇其餘云詔書見名不日當至數日動
至權便上道王八思泣謂美人曰惟參軍不久將至
為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無異以白及藍將連衣
師狐便連去既至勸諸無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
設幾几坐著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填之宅內
井甕門兩上三辰等數十輩或或短狀貌奇怪悉
至庭下推明曰諸君為真各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
媚狐入宅神等面曰云是天狐力不能制非受誘也
崔令捉狐去少頃復來各著刀箭云道曰若戰被傷
終不可得自暴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聞昏暝
帝及善惡隨而入至俄聞虛室有云馬房須與見五
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刺致崔懼乃下階小屋躲

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立視而已崔云相公
家有媚狐敢執事取之諸神敢諸散各散云相公問
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問兵馬將乃一狐擊胡下
無忌不勝憤悲遂以長劍砍之狐初不驚崔云此已
遍神擊之無益自取耳乃判云肆行姦私神道所
痛量決五下狐便乞命遂取東引桃枝決之血流滿
地無忌不以為快但恨枝少崔云五下是人間五百
殊非小刑為天罰役使此輩殺之不可使教云自爾
不得復至相公家狐乃飛去美人乘迷念
唐永徵中太原人自稱瀋陽佛禮而之者見其形
抵於天久之漸小纔五六尺身如紅蓮花在某中謂
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為正身應教領品
僧服禮者傳於內學教曰正法之後始入律法律法
之外尚有未法之法至於無法律法處乎其間
者尚數千年矣釋迦教後大劫始壞劫壞之後
彌勒方去兜率下閻浮提今釋迦之教未對不知彌
勒何遂下降於是虔誠作禮如對彌勒之狀忽見足
下是老狐棉花施蓋悉是家墓之間紙錢亂飛騰摩
曰彌勒如此耶具言如狀遂下走追之不及
唐懿德時上官鳳為梓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經
日獨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四五姿容絕代行過門
前此子悅之便爾歡調即求歡拜因問其所止將欲
遇之女云我門戶雖離鄰州佐之子兩俱形迹不顯
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來相就此子遂之期朝又
女初聞辭此子將欲便爾之然新見許昏後僕僕
之如期果至自是每夜常來緣數日而舊使老婦於
隔中窺之乃知是魅以告舅方禁斷終不能制魅

來轉數圈去不見每將食魅必牽其杯俛此魅已
飽見不得食與常時自作吟叫以貽食至手幾已取
去鬼頗有智數因此牽捕者乘時快取油麻新動翼
令熱而煎以一置毒藥先取好者作味與鬼吞未
乃與鬼一咬魅便接去次以和藥者作味與鬼見魅亦
將去連與數咬忽覺作老狐宛轉而仆捕獲之登令
燒燬完合家數處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
須漸近送入至便並背親親哀哭中有一鬼哭
聲每云若婦老狐何乃為殺殺殺殺數十日間朝夕
來家往往見有衣履經者其深淺之後水漸稀經久
方將亦無害也

乾羅子唐神龜中盧江何讓之赴洛遇士已日將修
老君廟廟中遊春冠蓋顯之東北二百餘步有老
丘三四時亦號後漢諸陵故址上臨七京詩云華文
遙相望原陵鬱鬱元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
柏三四株下盤石可容數十人坐見一禽委現有
異常靈眉鸞時時驚驚中樞符幘鳥紗袍膝前望
吟曰野田胡蝶春開閑閑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
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為鄰俄有一貴
威金翠車與如花之婦數十連袂笑而出俄安門
抵檢校店又略中橋之南北連楊柳於天津繁花明
於上苑紫禁綺陌亂香度曉之方款曉曉行蹕
偶已訝驚吟禽非人禽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
春盡初入丘墳是日辭其逐客已復本形入丘中誰之
崔翁初入丘墳是日辭其逐客已復本形入丘中誰之
一狐跳出見有火始知流是蓮之却出天堂之外門東
有一窟已空蓮之見一几案上有珠璣筆硯之類有

欽定古今圖書集成博物彙編禽蟲典

第七十二卷目錄

孤狸部外編二

禽蟲典第七十二卷

孤狸部外編一

廣異記唐太宗以美人賜遼國公長孫無忌有殊寵
忽遇狐媚其狐自稱王八身長八尺餘住在美人所
笑人見無忌輒持長刀利刃刺其要害事諸衛士
前後數四不能卻後術者言相州崔參軍能愈此疾
始往在州後遇其修玄語言見名不日當至數日動
至權便上道王八思泣謂美人曰崔參軍不久將至
為之奈何其發後止宿之處無異其以白及崔將達京
師狐便遠去既至勸諸無忌家時太宗亦幸其第崔
設藥几坐曹一符太宗與無忌俱在其後殿之宅內
并龍門兩十二辰等數十輩或長或短狀貌奇怪悉
至庭下崔明曰諸君為真各家神職任不小何故令
媚狐入宅神等面曰云是王狐力不能制非受誘也
崔合捉狐去少頃復來各持刀箭云道曰若戰被傷
終不可得自暴散去崔又書飛一符天地忽聞昏暝
帝及善惡隨而入至俄聞虛室有馬嘶聲與見五
人各長數丈來詣崔所行刺致崔墮乃下階小屋驟

尋呼帝及無忌出拜庭中諸神收涕而曰崔云相公
家有媚狐致禍執事取之諸神收涕而曰崔云相公
何神崔云五岳神也又聞兵馬聲乃縛一狐繫榻下
無忌不勝憤悲遂以長劍砍之狐初不驚崔云此已
遍神擊之無益自取耳乃判云肆行姦私神道所
殛豈決五下乃便便之命誰敢取引桃枝決之血流滿
地無忌不以為快但恨枝少崔云五下是人間五百
殊非小刑為天罰役使此輩殺之不可復救云自爾
不得復至相公家狐乃飛去美人疾遂愈
唐永徵中太原人自稱瀋陽佛禮而之者見其形
抵於天久之漸小纔五六尺身如紅蓮花在某中謂
人曰汝等知佛有三身乎其大者為正身應教領邑
僧服禮者傳於內學教曰正法之後始入律法律法
之外尚有未法未法之法至於無法律法處乎其間
者尚數千年矣釋迦教後大劫始壞劫壞之後
彌勒方去兜率下閻浮提今釋迦之教未對不知彌
勒何處下降於是虔誠作禮如對彌勒之狀忽見足
下是老狐棉花施蓋悉是家墓之間紙錢廢廟撫摩
曰彌勒如此耶具言如狀遂下走追之不及
唐懿德時上官鳳為梓州司馬有子年二十許嘗經
日獨立門外有女子年可十四五姿容絕代行過門
前此子悅之便爾歡調即求歡娶因問其所止將欲
遇之女云我門戶雖離鄰州佐之子兩俱形迹不顯
人知但能有心得方便自來相就此子遂之期朝又
女初自辭此子將欲便爾之然新見許昏後復僕
之如期果自至是每夜常來緣數日而後使老婦於
隔中窺之乃知是魅以告舅方禁斷終不能制魅

來轉數處竟不去兒每將食魅必奪其杯俛此魅已
飽兒乃不得食與常時自作吟詠以貽兒至手熱已取
去鬼腹有智數因此奪得者其時快哉油麻新動翼
令熱熱而以一置毒藥先取好者作味與與盡下未
乃與兒一啖魅便接去夫以和樂者作味與兒魅亦
將去連與數啖忽覺老狐窺窺而小指纖纖之登令
燒燬完合家數處此日昏後聞遠處有數人哭聲斯
須漸近送入至便並背親親聲聲哀中有一鬼哭
聲每云某兒某孤何乃為駭奪殺殺數十日間朝夕
來家往往見有衣履經者其深澤之後水漸稀綿久
方將亦無害也

乾羅子唐神中盧江何讓之赴洛遇士已日將修
老君廟廟中遊春冠蓋顯之東北二百餘步有老
丘三四時亦號後漢諸陵故址上臨七京詩云華文
遙相望原陵鬱鬱元陵即光武陵一陵上獨有枯
柏三四枝其下盤石可容數十人坐見一禽委現
有異常態眉顰時時驚驚險中稀稀噴鼻紗袍膝前望
吟曰野田胡蝶春開閑閑新出沒頭上日生死眼
前人欲知我家在何處北邙松柏正為鄰俄有一貴
威金翠車與如花之婢數十連袂笑而出俄安門
抵檢林店又略中橋之南北連橋於天津繁花明
於上垂垂綽綽隨風飄香度曉之方款款遙遙行蹕
偶已語笑於翁非人翁忽又吟曰洛陽女兒多無奈
崔郎若老何謂之遂欲前逐翁翁已復本影入丘中讓之
崔翁初入丘隱隱不辭其逐翁翁已復本影入丘中讓之
一狐跳出見有火始知流是讓之却出天堂之外門東
有一窟已空讓之見一几案上有珠璣筆硯之類有

一帖文書紙盡慘矣文字則不可曉解讀之獲此書帖者而懷之遂躍出丘穴後數日水北同僑寺僧志靜來訪讀之說云前者所獲數中文書非歸君所用商之不詳郎君必能却歸此他亦懶陳不詳其人謂志靜曰吾已備三百錄欲購此書如何陳之許諾志靜明日舉三百錄送讀之陳之價送給志靜言其書已為往還所借更一兩日當發之便可歸本讓之復為朋友所說云此信亦是妖魅奈何欲還之所納編但讀之可也後志靜來讀之悉讀云殊無此事象不曾有此文書志靜無言而退經月餘讀之先有弟在東吳別已逾年一旦其弟至焉與陳之話家私中外甚有過長夜則兄弟聯牀五六日悉問讀之某間此地多狐作怪誠有之乎遂話其事而詩云吾一月前曾獲野狐之文書一帖今見存焉其弟故不信曰寧有是乎遂且揭取此文書帖示弟弟捧而驚歎即擲於讀之前化為狐矣俄變一美少年若新官之狀跨白馬南馳疾去適有西城胡僧賀云善哉常在天帝左右矣少年貴讓之相始讀之嗟異未幾遂有勳捕內庫被盜資絹三百疋尋班及此俄有更掩至直擊讓之囊拾焉果獲其錄已費數十疋讀之絕法不能奪幸絕本

廣異記唐末人在位有女自稱望善薩人心所在女必知之太后召入宮前復所言皆驗宮中僕事之數月謂為其善薩後大安和尚入宮太后問見女善薩未安曰善薩後大安之兄之教令與之相見和尚尚覺神變久之大言曰汝善觀心試觀我心安在否曰師心在塔頭相輪邊途中尋獲問之曰在兜率天彌勒宮中聽法第三問之在非凡非想天告如其言太后忻服大安因匿心於四阿羅漢地不能知大安呵曰我心始還何羅漢之地汝已不知若置於菩薩諸佛之地何由可料女詞屈變作蛇狐下墜而走不知所還

楊伯成唐開元初為京兆尹一日有人詣門通云吳南鶴伯成兄年三十餘身長七尺容貌甚威引之升坐南鶴文辭雙雙伯成接對不暇久之請朋左右欲有密語乃云聞君小娘子令淑願事門下伯成甚愕南鶴曰女因避前嫁且邂逅相識君何得便爾南鶴大怒呼伯成為老奴我索汝女何敢有逆慢辭甚美伯成不知所以南鶴遂脫衣入內直至女所坐紙隔子中久之與女兩遷而出女言今嫁吳家何因嘆伯成不知是孤魅令家十餘輩擊之反被料理多遇泥塗而耳者伯成以此語語二十餘日故問何以不見楊伯成皆言其家為狐偕偕令學業進士術者十餘輩至其家為泥耳及縛無能屈伏伯成以為鬼魅及賜告舉家遷莊於莊上立吳郎院家人竊中看人刈麥休息於樹下忽有道士彩旌曳棹來伯成所求舉本伯成因而設食食畢道士問君何故憂伯成謂成南鶴附耳說其事道士笑曰身是天仙正奉命追捕此等四五輩因來紙筆楊伯成使小奴取之然猶懼令知覺竟令無靈紙筆至道士作書三字狀如古篆令小奴持至南鶴所故前云曾授汝奴持書入房見南鶴乃與家相讀奴以書授之南鶴見書獨獨而行至樹下道士呵曰老野狐敢作人形遂變為狐吳常病於道士云當爾使此輩不可殺之然以吾故不可爾爾以小杖決之一百流血抵地伯成以珍寶贖償道士不覺狐狐前行百流抵地行百餘步至柳林遇再拜大之遂滅伯成後書甚至於舉家稱其女理愈煩方起書云本在城中墮子何得至此其人方知狐為狐所縛神即應中紀聞道士法法善括人有道術能符咒驅邪中宗後唐之開元初供奉在內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特有名族得江外一等將家身赴任於襄門外親朋盛筵以待之率令妻于其親故車先往皆淚水演曰暮年幸得此知所以復出城間行人人曰遇食時見一婆羅門僧執幡花前幕有數乘車隨之北出城門內婦人皆下從容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幸遂尋車跡至北邱壁壁門有大塚見其車馬皆懸其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繞塚口稱佛名羊呼之皆有息焉幸前境之婦人遂罵曰昔正遂逐者今在天宮汝何小人敢此抑謂至於奴僕與言者不應亦相與繞塚而行幸因執拂僧遂失於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隨曰至第竟又號呼不可與言幸遂聞於業師師曰此天狐也俱與天迴斥之則已殺之不可然此狐聚時必至狐與俱來宰曰諸業師仍典之符令屈所居門設置符寶及諸人皆稱福宰曰吾見佛來領諸家來將我等至天堂其福不可言佛執花前使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不知乃是鬼魅也竟將符寶門果至叩門之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走出門墮三佛

又矣幸奈之不可乃執胡僧之見面縛昇之往葉師所還過洛陽令僧大呼稱覺洛陽令及客宰宰其言其故仍謂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言強與之去漸至聖自觀僧神甚慘迫不言及門即請命及入院葉師命解其縛胡僧也師曰速改形魁即哀請師曰不可見乃棄裝裝於地即老狐也師命擊之自還其裝裝復為舊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更隨而去出門遂亡

廣興記唐開元中彭城劉甲者為河北一縣將之官途經山店夜宿人見甲婦美曰云此有靈狐好偷美婦前後至者為所取宜慎防之甲與家人相屬不離圍繞其婦仍以粉粉塗婦身自至五更復甲見鬼神所為在夜中耳今大將婦其如何因乃復察頃之間夫婦所在甲以資幣雇村人尋得傳尋約而行初從隙孔中出漸過橋東有一古墳墳上有大桑樹下小孔約入其中因過樹之大樹連大樹狀如連屋有老狐坐據玉案前兩行有美女十餘輩持燈葉皆前後侍衛家人女子也旁有小孩數百頭忽殺之唐開元中有僧鐵錫齋遊聚徒其徒有美婦人自瀋阿胡就僧學道經二年盡忘之術而固辭去無苦留之阿胡云己是野狐本學術今無術可學義不得留但欲以術拘之胡僧辭謝答不能及乃於高頂設壇告老君言云誰才不才受道來弟子欺我師傳忘入道持言云誠切切四回忽有香燈出依成雲雲開次文書中有老君見因證拜陳云正法為欺狐所事盡更求法以除之老君乃於案中作法有班王於案中以刀擊狐魔大聚

鹿老君忽自雲中下觀作黃裙婦人而去

巴西侯傳美部張鐵關元中行次巴西西候鐵又令左右連元丘校尉久有一人衣黑曰元丘校尉也既坐飲酒盡棄盡盡盡皆臥於榻榻性而語有一巨獸狀如人醉臥於地蓋所謂巴西侯也又一狐臥於前蓋所謂元丘校尉也

廣興記唐開元中有李氏者早孤歸於舅氏年十二有狐欲媚之其狐雖不見形言語酬酢甚簡累月後其狐復來聲音小異家人笑云此又別是一野狐矣狐亦笑曰汝何由得知前來者是十四兄己是弟頃者我欲取某家女造一紅羅半臂來兄無理盜去令我親事不遂恨欲報之今故來此李氏因相辭謝求其贖還狐云明日是十四兄相之日必當來此大相償亂可且令女給無名指第一節以贖之言訖便去大狐至值女方食女依小狐言相指指狐以藥類如昔提于大六七枚擲女懷中眾座中不覺歡其至大言云會當入滿岳尋道始得耳座中有老婦將其藥者懷復藥之人問其故曰野狐媚我狐復罵云何物老婦專有人用此計騙狐去之後小狐復來曰事理如何言有驗否家人皆辭謝曰後十餘日家兄當復來宜懷之此人與天曹已通待禁之術無可奈何唯我能制之待禁至時當復至此將至其日小狐又來以藥藥如松花投女曰我兄明日必至明早可以車騎載女出東北行有騎相追者宜以藥布車後則免其橫李氏候明日如狐言載女行六里甲騎追者其來且欲至乃布藥追者見藥止不敢前是暮小狐又笑云得吾力否再有一法當得永免我亦不

復來矣李氏再拜問狐乃令取藥引經枝以朱書板土作齊州縣郭里南橋胡道以待安大門及中門外刻之必當永無失狐遂不至其女尚小未及適人後數載竟失之也

唐開元中有胡明甫自稱從軍攻奪番氏醫婦如是欺罔然猶以禮禮之其狐遂至後房白狐女婿女便惡淫淫其語李氏惡遂逐之狐遂慢言不能却也聞喉嚨有車士能治不出為驚今晨因其技以獻之既至連十處立壇壇之少時狐即至取狐云敢行索術還卿婦之妻氏自謂甘其其女無復親望家人謂曰若為女婿下錢二千貫為聘禮今於堂下布席修實穿錢錢從席下七輩婦穿之正得正紅羅五十元他物得是毒乃與女避一年其子有病父母命問是惡客云三八叔房小妹今頗成人叔父今事當令所以病者小妹入室故也母報云死野狐魅你公慈我女一不足更恨我兒吾夫婦暮年唯此子子與汝野狐為婿無嫌何能無言但欲笑汝母曰父拜請給子爾若能食兒肉我女實不敢復除久之乃云疾愈得得但恐兒耳母頓為愛問醫與日星乃於復出一文字令母牧養及取鵲巢於兒房房懸之其婦謂自當當得兒來當寄其行其術數日子愈女愈其養之雄狐亦去賜云父母果爾負約如何言今去之後五日李氏臨軒坐悲問庭前鼠約可余仍有狐狐自空中而下崔狐在楊衣脫破流血

漢書謂孝曰君天不義作字太彰天曹知此事故
我幾死今長流沙磧不得來矣幸極聲謂之曰第老
魁何不敢行取此返還耶孤云獨不念我幾何恩也
我坐倉用天府中錢今無可還受此來毒若何無情
至此寧欲見其教投解辭得復為旋風而去
唐詩諷令不得姓名在官處云欲出來念諸恩至
餘有五也雲生其姓又見薛羅生獅子呼令歌聲
云發心弘大當得上果宜堅固自保無為退故其因
爾飛去令因禪坐閉門不食六七日來以糞嚙以
堅持損壽會羅道士公還自刻之京途大塵上令子
請開其故公遂笑曰此是天教亦耳因與書數行
當覺令子投符井中遂閉門見父幾恩通令符存慈
爾明他不得修還事後數載能自遊家鄉居平
陸還道直千里令假日何杖出門見妻林下有其
人自南方來前後十餘騎狀如王者令人門邊之騎
導至門通云劉成謂令甚喜愕初不相識何見
爾既見升堂半謂令曰家聞婚姻敗不拜令初令在
任有至安年十歲至是上六矣云未會相識何嘗
有婚姻成云不許我婚姻事亦易耳以右手擊口而
立令乞須與我動井關交親後復在生禮甚豐資
以饒益家人不之嫌也他日令子叩求見公遂公
遠曰此孤舊日無能人已舊符錄官所不能及余何
令子愚謂公遠遂所行尋至所居於宅外十餘步
設壇成道法求與父交成令門公坐坐壇乃以
物擊成成仆於地久之方起亦以物擊公遠公遠亦

仆如成焉如是往往數十公遠忽謂弟子云彼擊余
座爾宜大陪喜當以神法縛之及其擊也公遠仆地
弟子大笑咸喜不為之備公遠遂從僕往擊之成大
戰忽自言力竭變成老狐公遠既起以坐其撲狐盛
之以大袋棄諸道都元宗視之以為歡笑公遠上白
云此是孤狐不可得殺宜視之東曹耳書符流於新
羅孤持符去今新羅有劉成神士人故事之
唐開元中東光縣公漸混之以嚴酷德暴為政河南
著稱混之妻大獵於縣東殺狐狐甚衆其年冬有二
人詣臺訟混之殺其父兄輒他賊物狼藉中書令張
九齡令御史張聘往按之兼鎖繫告事者同往曉索
與混之相善先誣其狀令自料理混之通問里正皆
云不識有此人混之以為許已各依狀明其妄以待
辦詎院侯曉有里正從寺門前過門外金剛有木室
局護甚固問金剛下有人語聲其局已鎖非人所入
里正因過前聽之聞其祝云縣令無狀殺我父兄今
我二弟詣臺訴冤使將人將至廟大神庇陰令得理有
頃見孝子從簡中出里正意其非人前行尋之其人
見里正惶懼入寺至廟後失所在歸以告混之混之
驚怖久之乃曰吾春春大殺狐狼得無是耶及曉至
引訟者出縣人不之識訟者言謂令爭理無所屈混
之未知其故有識者勸令求獵大獵大至見訟者直
前搏逐得跳上屋化成一狐而去
唐吳郡王苞者孝士道士孫師來中隱為太學生數
歲在學有婦人寓宿苞與結締情好甚焉師能在京
苞往省之師能謂曰汝母何得有野狐氣狐各云無

能日有惡鬼因言婦始未能曰正是此老野狐麻
別書一符與包令含讀之曰至含可吐其口當自來
此為改運之無憂也包遂至含知師能言婦人得將
變為老狐解符而去至解前所拜諸神能云放汝一
生命不寬更至於上來自此述
集異記徐安者下邳人也好以道德為事安妻王氏
親族美人人類知開元五年秋安遷涪州于氏寓居
下邳忽一日有一少年狀甚偉顯王氏曰可憎劣
處處一生王氏聞而笑之是與之結好而來去無嫌
安既還妻見之思其狀隔安頗訝之其妻至日將父
即極稱靜處至一更乃去矣在庭處方回亦不見其
出入之處他日安潛伺之其妻乃竊故籠籠而出
至曉復返安是夕聞籠於堂旁許為女子縱節袖
短刺刺殺以侍至一更更從從應而出徑入一山
嶽乃至會所帷幄華燭酒醴列應有少年安未
及下三少年曰氏來何早安乃奮袖擊之三少
年死之安遂歸婦即不復飛矣依曉而返視夜來
所殺少年皆老狐也安到年其妻是夕不復得飛矣
紀聞唐京王傳哀嘉祥年五十應制授坦州縣丞
奉闕為者童兒喜祥到官而承其數任無人居屋宇
推移制縣充襄嘉祥時其刺縣理其婦堪坐廳事中
邑老婦人嘗輒動出不可說而縣後中為性喜詐不
動何其所入明日婦之得狐狐老矣食子孫數十頭
邪怪頗異我我能於人今此日吾神能通天預知
詐謂與之言僞生其官族又曰願為其官長在左右
乃為狐復詐如狐言秋滿歲數年主御史狐乃去

太平廣記氏女款也。有車使君者名益第九信安王。王之外甥少落拓好飲酒。其後父叔。謂曰。爾不記其名。早習武藝。亦好遊。實無家託身於妻族。與峯相得遊。感不聞。唐天寶九年夏六月。益與鄭子偕行於長安。兩中將會於新會。至五月之兩鄭子。警有故。請出。至飲所。會。白馬而東。鄭子乘轡。而南。人昇平之北門。偶。三婦人行於道中。中有曰。本者。豈也。珠。鄭子見之。驚。悅。其。忽。先之。忽。復之。曰。美。難。若。此。而。行。何。也。曰。白。笑。曰。有。乘。不。解。相。依。不。能。行。何。鄭。子。曰。勞。寒。不。足。以。代。佳。人。之。步。今。請。以。相。某。其。得。步。從。足。矣。相。視。大。笑。同。行。者。更。相。語。諒。已。解。釋。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見。一。宅。土。垣。車。門。至。手。其。殿。曰。衣。將。入。顧。曰。願。少。踟。躕。而。入。女。奴。從。者。一。人。置。於。門。屏。間。問。其。姓。第。鄭。子。既。告。亦。問。之。對。曰。姓。任。氏。第。三。十。餘。矣。之。承。迎。即。任。氏。婦。也。列。燭。置。屏。幕。酒。數。任。氏。更。延。而。出。甜。飲。極。歡。夜。久。而。寢。其。刻。委。美。歡。笑。慈。度。舉。指。智。麗。殆。非。人。世。所。有。將。曉。任。氏。曰。可。去。矣。某。兄。弟。多。各。休。教。坊。職。屬。前。街。疑。與。將。出。不。可。遽。爾。乃。約。後。期。而。去。既。行。及。里。門。門。屏。未。發。旁。有。胡。人。驚。閉。之。舍。方。張。燈。燭。鄭。子。認。其。屋。下。有。以。候。故。因。與。主。人。言。鄭。子。指。指。所。以。開。之。曰。此。東。林。有。誰。氏。之。宅。主。人。曰。此。墻。場。地。也。無。第。宅。也。鄭。子。曰。遠。適。之。局。以。云。無。典。之。國。主。人。大。過。惜。乃。曰。我。知。之。矣。此。中。有。一。狐。多。誘。男。子。信。道。書。三。見。矣。今。子。亦。過。于。鄭。子。疑。而。因。曰。無。實。明。復。疑。其。所。

見土垣車門如故。窺其中皆樓殿及磨欄耳。既歸。見峯客者。以失期。鄭子不。以。以。他。事。對。然。想。其。整。治。願。復。一。見。之。心。常。存。之。不。忘。經。十。許。日。鄭。子。遊。入。西。市。衣。肆。皆。然。見。之。遇。美。奴。從。鄭。子。遠。呼。之。任。氏。側。身。周。旋。於。欄。人。中。以。邀。美。奴。從。鄭。子。連。呼。前。道。方。背。立。以。扇。障。其。面。曰。公。知。之。何。相。近。焉。鄭。子。曰。雖。知。之。何。思。對。曰。事。可。愧。恥。難。施。而。目。鄭。子。曰。動。想。如。是。危。相。乘。乎。對。曰。安。敢。棄。也。惟。公。之。見。感。耳。鄭。子。碎。碎。詞。言。益。切。任。氏。乃。回。眸。去。顧。先。彩。彩。鄭。子。曰。聞。鄭。子。曰。人。間。如。某。之。比。者。非。一。公。自。不。識。耳。無。獨。性。也。鄭。子。請。之。真。叙。歡。對。曰。凡。某。之。流。為。人。思。忌。者。非。他。為。其。侮。人。耳。某。則。不。然。若。公。未。見。惡。願。終。已。以。奉。巾。幘。鄭。子。許。與。幽。靜。樓。止。任。氏。曰。從。此。而。東。大。樹。出。於。樓。間。者。門。巷。幽。靜。之。昆。第。手。其。家。多。什。器。可。以。假。用。是。時。峯。伯。叔。從。役。四。方。三。院。什。器。皆。貯。藏。之。鄭。子。如。言。訪。其。舍。而。詣。峯。假。什。器。間。其。所。用。鄭。子。曰。新。獲。一。婦。人。已。稅。得。其。舍。假。具。以。備。用。峯。笑。曰。觀。子。之。貌。必。復。說。願。何。麗。之。絕。也。峯。乃。悉。假。帳。帳。席。之。具。使。峯。備。之。愚。訪。者。隨。以。覘。之。俄。而。奔。走。返。命。氣。吁。汗。洽。峯。連。問。之。有。乎。又。問。峯。若。何。曰。奇。性。也。天。下。未。嘗。見。之。矣。峯。朝。族。廣。茂。且。風。從。遊。遊。美。識。美。麗。乃。問。曰。執。與。某。美。值。曰。非。其。倫。也。亦。遠。近。其。佳。者。因。五。人。皆。曰。非。其。倫。是。時。美。主。第。一。女。有。第。六。者。則。峯。之。內。妹。機。體。如。神。仙。中。表。素。推。第。一。峯。問。曰。執。與。王。家。第。六。女。美。又。曰。非。其。倫。也。峯。撫。手。大。駭。曰。天。下。豈。有。斯。人。乎。遂。命。汲。水。澡。頭。中。首。膏。將。而。往。任。氏。至。鄭。子。進。出。峯。人。門。見。小。僕。笑。曰。無。之。

峯。問。視。室。內。見。紅。裝。出。於。戶。下。追。而。察。焉。見。任。氏。脫。身。匿。於。簾。間。峯。引。出。就。明。而。觀。之。殆。為。其。所。傳。矣。峯。愛。之。資。任。乃。擁。而。受。之。不。服。蓋。以。力。動。之。方。焉。謂。曰。服。矣。請。少。遲。旋。既。從。其。擇。繫。初。知。者。有。數。四。更。乃。憑。力。急。持。之。任。氏。力。竭。汗。流。若。濡。而。自。度。不。足。乃。縱。體。不。復。抗。拒。而。野。性。修。養。盡。同。何。者。之。不。悅。任。氏。兵。欺。息。曰。鄭。六。之。可。哀。也。豈。曰。何。謂。對。曰。鄭。生。有。六。尺。之。軀。而。不。能。敵。一。婦。人。豈。天。大。哉。且。公。少。乘。後。多。雅。佳。麗。過。來。此。者。衆。矣。而。鄭。生。窮。賤。耳。所。惜。難。者。惟。其。而。已。恐。以。有。性。之。心。而。事。人。之。不。足。子。哀。其。窮。微。不。能。自。立。衣。公。之。衣。食。公。之。食。故。為。公。所。賤。耳。若。機。可。給。不。當。主。是。事。矣。後。有。鄭。君。聞。其。言。連。連。之。歎。極。而。謂。曰。不。敢。後。而。鄭。子。主。與。峯。相。視。相。笑。自。是。任。氏。之。新。姓。任。氏。嫁。給。焉。任。氏。時。有。經。通。入。或。車。馬。馬。步。不。常。所。止。甚。日。與。之。將。其。歡。相。得。罪。無。所。不。至。惟。不。及。亂。而。已。以。其。愛。之。重。之。無。所。怪。惜。一。食。一。飲。未。嘗。忘。焉。任。氏。知。其。意。因。言。以。謝。曰。愧。公。之。見。愛。甚。矣。願。以。隨。賢。不。足。以。答。厚。意。自。不。能。負。鄭。生。故。不。得。遂。公。欺。某。人。也。生。長。奉。城。家。本。伶。倫。有。殊。麗。悅。而。不。得。者。為。公。致。之。矣。願。持。此。以。報。德。峯。曰。幸。甚。甚。中。有。農。衣。之。錦。曰。張。十。五。張。者。服。體。麗。麗。峯。喜。悅。之。因。因。任。氏。謂。之。對。曰。是。某。夫。婦。若。故。之。易。耳。旬。餘。果。食。之。數。月。服。體。任。氏。曰。市。人。易。致。不。足。以。展。列。何。有。國。稅。之。難。謀。者。試。之。願。得。畫。蜀。力。焉。峯。曰。昨。者。果。食。三。子。遊。於。千。福。寺。見。刀。將。軍。繼。張。於。殿。堂。有。侍。女。生。有。一。二。雙。雙。連。耳。將。妾。

續敘教令申書意取計日成婚聘其書辭以厚利萬計料連出舞錦十餘凡於迎備備之老奴乃謂其婦云下美夫亦復何望至期上主老翁為女婿言說不見

唐道士見狐生本以爲癡爲案因致廢人一窟見狐數十枚讀書有一老狐當中立以傳授狐生直入尋得其書而還謂日有十餘人持金幣詣門求願狐生不與入云若得此亦不能解用之若焉一本見還當以口訣相授狐生竟傳其法爲世術士狐初與飯生約不得示人若違者必當非命天寶末元宗固就求之狐生不與竟伏法

靈性錄杭州有王生者建中初辭職之下園收拾舊業將投於親知求一官具行至園田下道尋訪外家舊莊日見其相林中一野狐倚樹知人立手執一黃紙文書相對言笑旁若無人生以此之爲覺動生乃取彈弓引彈之且中其執書者之目狐還書而走王生遂往得其書書一兩紙文字頗宏習而莫究識悉載於書家中而去矣久待前店因語於主人方訝其書忽有一人攜家來相親喪之甚若不可忍而語言分明聞主之言曰大是事如何得見其書王生乃將出書主人見忌眼者一尾垂下林間謂生曰此狐也王生遂收書於懷中以手緩力逐之則化爲狐而走更復後有人掘門王生動曰此度更來當與爾敵汝失其人隔門曰爾若不還我文書復無悔也自是更無消息王生疑其書歸其妻行至都下以奉伺謁之事期方驗遂即乃帖帖舊業田園上居坊坊爲生之計月餘有一僮自杭州

而至終棄入門手執凶計王生迎而問之則生已丁

家親矣數日間衛生因親其書刺母之手云云吾家本泰不願葬於外地今江東田地物業不可分毫破除但都下之業可一切處置以資喪事備具皆畢然後自迎下之業王生乃盡賣田宅不候葬而得其資備塗獨之體無所欠少飽而復歸昇東下以迎靈輿及至揚州遙見一船子上有數人皆喜笑歡語漸近視之則皆王生之家人也意高謂其家貨之今屬他人矣須臾又有小弟妹輩而出皆綠服笑語驚怖之際則其家人船上驚呼又曰郎君矣是何服飾之異也王生潛令人問之乃聞其母驚出生遂毀其繼姪行拜而前母迎而問之其母駭曰安得此理王生乃出母送還書乃一紙空紙耳母又曰吾所以來此者前月得汝書云近得一官令吾盡貨江東之產爲入京之計今無可歸矣及母出王生所寄之書又一空紙耳王生遂發使入京盡毀其園墓之具因成集餘資自淮却扶持且往江東所有十無一二纔得數間屋足以庇風雨而已有弟一人別且數歲一旦忽至見其家道敗落因微其由王生歸本末又述妖狐之事曰但因此爲禍耳其弟驚陸因出妖狐之書以示之其弟燒其書而置於樓中曰今日還我天書言畢乃化作一狐而去

河東武鄉李自良在兩河間落拓不事生業好鷹鳥常竭家貨爲構建之馬賊之鎮太原也暴能鷹犬禽禽者自良即詣軍門上陳自良賢狀願健一見悅之置於左右每呼鷹逐獸未嘗不懷心快意焉數年之間累職至牙門大將因從禽獵遂一

狐狐挺入古塹中與相親之見即下馬牽禽跳入塹中保二丈許其間則知得見雖土有塊拾復有一道士長尺餘能執紙文書立於塹上自良因擊得文書不復有他物矣禽驚而出道士隨呼曰幸莫文書當有事報自良不應乃觀之其字皆王士人舊之辭則自良一道士儀狀雖雅而自良曰仙師何所過道士曰某非世人以將軍昨日舉筆天符也此非將軍所至有能見還必有重報自良固不與道士因屏左右曰將軍神異耳某能三年內致本軍政無乃極所願乎自良曰誠如此願亦未可信如何道士即超然身上騰空中俄有仙人絳節王童白鶴御駕空際以迎接之須臾復下謂自良曰不可見乎此當是矣君者耶自良遂跪拜持文書歸之道士喜曰將軍果有福祥後年九月丙寅如約矣於時貞元二年也至四年秋馬賊入觀太原舊舊有功大將官於此者十餘人從自良自良最尊自良太原北門重鎮誰可代卿者疑然不省唯記自良名氏乃奏曰自良可上曰太原原校官有者稱功勳者自良後舉素所未聞即更思難擬食至不知所對又曰以臣所見非自良莫可如是者再三亦未之許遂出見諸將麾下某皆自良稱其心使必薦其年德最高者明日復問竟誰可代卿雖依前答遂唯記某自良上曰嘗所定於宰相耳他日幸相上對上問馬賊之將某等尚得悍然不能知其餘亦皆以自良對之乃拜工部尚書太原府使

宣室志唐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者其名下有十餘奴僕有文學風貌明秀裴君深愛之後被病旬

明年秋授徐州參軍李氏隨之官數年能疾蹄奔馬
又十餘年有子二女才質姿貌皆異常人先而
李君也屬無幾少年時生益鍾念之無何被疾且
甚生奔走醫至無所不至終不愈一日拜人得生手
鳴咽流涕自言曰妾自知死矣然恐益以心面告君
幸君寬罪有疾得盡言因歎歎不曰勝生亦為之
泣固慰之乃曰一言誠自知受責於君願九種子猶
在以為君累敢取一校曰妾非人間人天命當其
君偶得以孤程賸奉其年二十一年未書綴於獲罪
今日來不敢以妖幻怪誕託君金銀窮眼世間
人間人焉爾續某某氣盡願少念弱子心無以惜骨為
得傳下支體埋之土中乃百生之勝也言終又悲傷
淚自下行生驚恍傷感咽不能語相對泣良久以被
蒙背背壁臥食頃無聲生遂發視見一狐死破中生
特感悼之為之歔歔之制皆如人體記生徑至陝訪
李氏居處尋荆棘園無所見惆悵返家居歲餘七十
二女相夫而卒其能言人也而終無惡心
會昌解頤錄唐丞相牛僧孺在中書尋揚官張立本
有一女為妖物所魅來時女即遣崔盛服於閣中如
與人言笑其去則狂呼泣泣不已久每自稱高侍郎
一日忽降一首冠冠履皆官樣獨步閣庭達夜
涼自托玉臂戲砌竹清歌一曲曲如霜立本乃隨口
抄之立本無信以為母為友至其夜遂示其詩云某女
少不曾讀書不知因何而能得乃與立本兩粒丹令
其女服之不旬而疾自愈其女說云宅後有竹叢
與高僧侍即最近其中有野狐窟穴因被其魅服身
之後不聞其疾再發矣

傳記太和中有處士姚坤不求榮達嘗以釣魚自適
居於東洛萬安山南以泉聲自怡其側有獵人常以
網取狐兔為業坤性仁恆收贖而放之如此活者數
百坤養有莊資於嵩嶺善提等坤持其價而饋之其
精數百惠流行兇常於園處擊井深數丈投以黃
中以磔石咽其井坤及醒無計躍出但飢如黃精而
已如此數日夜忽有人於井中名坤性名謂坤曰我
狐也既君活我子孫不少故來教君我狐之通天者
初穴於塚因上竅乃窺天滿星辰有所慕焉俱身不
能奮飛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覺飛出躍處驚雲登天
漢見仙官而禮之君但能靜神湛慮注盼元成如此
精確不二旬而自飛出離穴不覺飛出躍處驚雲登天
汝何據耶狐曰君不聞而具經云神能聚形亦能移
山君其努力言訖而去坤信其說依而行之約一月
忽能跳出於礎石中遂見僧大駭視其井依然僧體
坤諱其神告曰但於中伺黃精一月身輕如神自
能飛出數所不礙僧然之連弟子以索繫下約弟子
一月後來窺弟子知其言月餘來窺僧已斃於井矣
坤歸旬日有女子自稱天桃詣坤云是富家女誤為
少年誘出失蹤不可復返願持其帝坤見之妖麗治
客至於席什尊等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後坤應制茅
首挑入京至盤豆館天桃不樂取更題竹簡為詩一
曰拾華余久御向人間欲捨拾華更嫁續纓有青丘
今夜月無因照舊雪飄飄冷風之坤亦覺然忽有
曹牧連人杜瓦大將裝度入館大見天桃怒目擊
鐵劍步上階天桃亦化為狐跳上犬背扶其目大驚

騰號出知所至荆山而望荆大駭遂之行數里大已斃
狐即不知所之坤問僧悲惜當日不能前進及夜有
老人挈美麗謂坤云是舊相識飲醉於其能通相
識之由老人能長短而去云報君亦足矣吾孫亦
無恙不見坤方惜狐也後設無聞矣
宣至志尹境者曹某連土中不第為太師曹某既
罷秩退居郊野以文章自遺忽一日有白文丈夫來
謁自稱吳興朱氏子早歲嗜學願明公以文章自
負願質疑於執事無見拒復即遞入與語且徵其說
云家僑蜀川早歲與御史王君哲至北門今者復歸
於王氏別業累年自此每四日輒一來君敏辭縱橫
詞意與種愛深愛之現因聞曰吾子機解元奧可以
從鄉國之選為公侯賓客何乃自取沈滯隱跡非
生曰余非不願國公侯且懼旦夕有不虞之禍願曰
何為發不群之言乎朱曰某自今歲來蜀上有窮盡
之教復即以門懸曉之生頗有愧色後至連日辭
以疾不敢飲已而又曰佳節相遇豈敢不盡主人之
歡即即引蒲而飲食頃大醉告去未行數步忽仆
於地化為一老狐歸後不能動求現即教之因訪王
御史尉壁有老農謂後曰王御史之病將往歲成
於風川為狐媚病而卒已葬矣妻於村北數十步
即命家僕每御史墓果有穴後後為御史墓其墓
時唐大和初也
杜陵唐氏子家於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
十年秋自邑中遊歸日暮見一婦人素衣挈一狐自
北而來謂唐曰君居邑北里有年矣家甚貧為

史書所載略於官者吾子紙書其事委得以致謝
臣等其時將赴之婦人即挽草坐田野女中出一
酒甕曰甕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於是注酒一飲草
草乃舉足有微顛低西來引教大婦人望見即東
走數步為一狐羆大恣親手中扈乃一獨體酒若牛
溺之狀軍因病熱月餘方瘳

三木小鎮店通東廣虛龍軍師度使檢校尚書
左僕射張重方抗表請修人觀之禮優詔允焉先是
張氏世燕士燕民世服其恩禮燕臺之嘉賓指易
水之壯士地沃兵興朝廷每息之泊重方之嗣事
也出緒統之中據方規之上未嘗以民閒休憐為意
而醉酒於室運藏於原巨賞得於皮冠卑寵集於綠
幘暮老而三軍大驚方稱不自安左右有為其計
者乃驚西上至京結宗受之左武衛大將軍而重
方飛者走黃其親嫌道之強往往設宴於通道則
犬能無過賊後有不如意者立殺之或曰豪較之下
不可勝數其母曰尚有尊於我子者耶其儔執可知
也於是謀官別狀上請收歸天子不忍置於法
乃降為燕王府司馬傳分務洛陽重方至東都既
不新而慢資意洛陽四旁者獲者見皆識之
必事噪兵陣而去有王知古者東諸侯之貢士也雖
薄沙彌衡而數不中春官選乃退遊於山川之上以
擊鞠揮鶴為事遊遊於南都北里間至是有介紹於
直方者直方疑之相其列隊辭辭不覺前所自是
相習王長慶冬十一月知古嘗戲與會無懼意雲
臺宴悅然弗恤乃徒步遊直方第至則直方急趨將
出敬也問知古曰能相從乎而知古以耶寒有難色

直方顯非僅曰短取早來請知古之知古乃上
加麻衣焉遂驅轎而去出長夏門則愆數初幸由關
塞而密者知古乃遣伊士東南路萬安山之西關
而輻之之獲其弱羽弱翼肩殊不覺有疑冬意
及奮開雲霽日將夕焉恐有封狐突起知古馬首
乘醉馳之數里不能及又與獵徒相失須臾從獵煙
眼冥知所如隱隱聞路城聲鐘促復得於槐陰古陌
之上俄而山川黯黯若一鼓露牛長望聞有炬火甚
明乃依積基先而赴之履石十餘里至則香林交門
而下馬將從荷以待日無何小騎喧轡聞老覺之福置
而問阿誰知古應曰故周伊士太原王知古也今旦
有友人將歸於時卿舊者僕從之伊水濱不勝離
勝既醉矣焉復復不能去劉請問於內知古默然去幸
無見讓阿曰此乃南海副使崔中丞之莊也王又近
承天寺莊則郭君復隨計吏西征此莊間關中人耳
豈可淹乎某不敏不敢去劉請問於內知古默然去幸
不寧自度中宵去計客道乃拱立以俟少頃有寒密
矩自內至者振振歸別引母出知古前拜仍述厥
由母曰夫人傳主與小主皆不在家於適無延客
之過然當居與山教接洽對射而陳若固相拒是見
劉而不接也郭君外應翌日可去知古辭謝從母
而入過東門側廂所樂備宏敞帷幕鮮華張銀燈設
綉屏知古者保母亦曰行復聞方丈之額約飲新醪
窮水陸之美者保母亦曰相和相食舉母復問知
古世嗣官族及內外姻黨知古具言之乃曰秀才軒
裳未聞金主音標既富春秋又潔操履斯貴淑媛之

賢夫也小君以鍾愛稚女將及并年常託姑為求
往對久矣今夕何夕復遇良人潘婦之雅可謂事鳳
之兆斯在未可知何如耳知古飲之曰僕文愧金
聲才非玉潤豈家富望唯泥塗是憂不謂及迷
津慶遂子夜聆清音於得得迴佳氣於秦臺一客遊
卿方茲其計三星照曜慈恩不拂僕甚欣慶謹上德
以佳偶則平生所志畢在斯乎保母喜聽而人曰
復出致小君之命曰兄自稱大雅門實來窮範奉嶺
藜之敬知草蕘之和惟以路女日懷恩配君于既壽
高義乃叶風心上京飛書路女不遠百兩陳轉事亦
非僅折飲尤多顧爾而已知古發折而答曰某雖沙
微類分及蓬瀛而鍾鼎高門忽蒙採拾有如白水以
奉清塵鶴企危趨惟待休官知古復拜保母曰他
日錦標之志欲解青囊之匣全開報知月華若雲
迷此際願相告知古曰以凡近仙自地豈不
有所樂孰能自嫌遂當錦徽雲章之請期於沒
齒假以周旋旋拜時月沈當庭為良夜復拜請
知古脫服以休脫解衣而早起見保母曰豈有
緋換之士而服銀夜之衣耶知古曰此乃假之於
所與遊者固非己又有又所從各曰盧龍張直方
侯府司馬借其忠孝歸作代也知古笑曰既既不顧
而走入宅遂聞大叱曰夫人至事宿客方張直方
之從也復聞夫人音叱曰大急遂出無聲隱隱於婦
子小聲驚從來猛狂奔出見白梧而登梧知古僅建
於庭中聞顯語言言押至僕得出門趨出已將開
閤扉四顧迷迷木已不知何處乃立良久久之將
爾坦乃得歸於其下遂疑主為大火若燎原者乃

縱轡赴之至則輪租車方飯牛附火耳詢其所以則伊水東草店之南也復枕櫪餐食頃而東方洞然心息稍安乃獨輟於大道止及都門已有東方騎數輩來跡矣遙至其第既見東方而知古憤慙不能言直方慙之坐定知古乃述前中往事東方方止而獲解曰山雖木魁亦知人間有張直方耶且止知古復益其徒數十人皆射皮羽者草以厄酒豚肩與知古復南出既至萬安之北知古前導曉雪中馬蹄踏然雪齒齒柏林下至則碑板廢於荒坎惟蘇殘於密林中列大家十餘皆狐兔之窟其下成蹊於是直方命四周張羅數弓以待內則東火荷鎗且掘且獵少頃草狐突出雖頭觸額者皆挂者應聲欲羽者凡獲狐大小百餘頭以歸

朝野食飲唐國于監助教張恒河南濮陽人也曾為鄉學講文選有野狐假儒形謬一紙書而去須臾而至弟子怪問之恒曰自來者必野狐也諸儒歸舍見株坐路絲謂曰通業令兄何來遲爾坐久待不至乃責其姦妹曰元不見兄來此必是野狐也更見即殺之明日又來見株坐路絲謂曰鬼魅遁道今夜聞達持棒見其妹從廟上出來逐擊之妹號呼曰是兒聞不信因擊殺之問路絲者化為野狐而走廣異記唐兗州李參軍拜職赴上途次新鄭逆旅遇老人讓讓李因與交言便及姻事老人問先婦何家李將未婦老曰乃名某子當速婚始今聞尚真益為將未婦者通以女妻君若以爵之則李為婚深恥物為難庸劣病為足下羞之今去此數里有庸公是吏部導之族門第亦高見有數女容色殊

歷李氏而役之因未老人紹介於蕭氏其人便許之去久之方還言蕭公其歡敬以待客李與僕部皆行既至蕭氏門銷清甲第顯煥高樓綺竹蔓延連互絕世之盛境初一黃門持金荷映延坐少時蕭出著紫綺衫彩縷絳袍袖持金盃神聲舉動可觀李望敬之至再三陳謝蕭云老史聽軍之所久絕人事何期君子汗道見通延李入應殿玩勝談世罕遇尊尊珍饈海陸交錯多有未見之物食畢驛車老人乃云李參軍向欲給親已稟許諾實敘數十句語深有所在止蕭蕭又作書與縣官借頭花飯納等物俄而皆至其父亦有縣官來作僕相歡樂事與世不殊至入青樓蕭人又珠翠李生愈悅明蕭公乃言李郎赴任有期不可久住便還女子隨去實從驛車五乘奴婢人馬三十二匹其他服玩不可勝數見者謂是王妃公主之流莫不欣羨李至任獲二女奉使入洛留連在舍婢等並效媚媚治眩惑丈夫往來者多經過焉異日參軍王順兒獨將僕李氏輩婢見向甚駭多聘而三人願棄其狀蕭聞曰心動遂率向人其宅合家拒客門不敢鳴息亦如擊鼓吹李氏適門中大語曰擇等項為大昨今尚還懷王順何事李大人入人家問官為僕實不為李參軍之地乎順意是狐乃決意排寬杖大咤聲取狐唯覓死是而見其不聽順往曰良哉益往取狐獲見諸死狐嗥歎久之時天寒乃埋一處經十餘日蕭使乃遂至入門號哭甚不覺數日來詣問諸訴詞確實容服高貴問其故得因收王順下獄王固執是狐取前大令作

蕭將蕭府食大主蕭引大獸降下手撫之然後與食大無得應之翌後數日李生亦還執食累日欲然殺狂嘯王適身盡腫蕭謂李曰奴輩皆言死者悉是野狐何其苦痛當日即欲開棺悉李歸故莊恐不見信今益開棺以明發安也命開棺悉是死李恣悲泣曰益以願罪連頸身推謝謝曰云云令持十萬於東都取昨狐大往來可十餘日良益以公錢百千益之其大既至所出謂蕭對蕭聞於正廳立待蕭入府顏色沮喪舉動惶惶有異於常俄大自外入蕭作老狐下階走數步為大昨死良益便驗死者悉是野狐順遂見免此難

紀開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為尉尉之屬宅人無人居屋宇頽壞草屋荒涼宏之至百雉修屋屋居之更人固爭讓宏之無入宏之曰正直何權故鬼性靈靈於不可移居一日夜中宏之獨臥前堂平明火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恐曰何人唐委欺居於此命棄下宏之不答來者至不敢近宏之乃起責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解降縛而走吹滅諸燈燈皆盡惟宏之獨一燈存衛長人前欲滅之宏之仗劍擊長人流血墮地長人乃走宏之漸求通宏之具衣冠冠諸與同生言談頗有情甚歡宏之知其無備投劍擊之貴人傷左扶之還言曰吾小兒見如何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僕百人奪其衣衣下坦下有小穴方頭宏之命之入穴之穴掘之地一丈得狐大小數十頭宏之盡殺之穴又掘之得大窟有老狐裸而無毛蹲土跡跡狼狽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拘之老狐曰無害子殺宏之命奪其衣冠

下水作投諸狐囊焚之太及老狐孤乃搏頤頤曰吾已千載能與天通殺子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不殺續之庭愧初夜中有諸神鬼自彌山林川澤巖洞之神來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福福乃爾欲欲脫王之言無計老狐懷之明夜又諸社鬼神之亦如山神之言役夜有神自稱黃嶽神多將翼從至孤所所言曰大兄何忽如此因以手攬銀鑲為之經狐亦化為人相與去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為黃嶽之名乃拘就也此中誰有拘名黃嶽者乎既釋乃召吏齊問之吏曰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為黃嶽豈此大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縛繫縛就草犬人言曰吾黃嶽神也君勿害我我當應君若有善惡者預告君豈不美歟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為人入界止逆旅黃嶽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盜將行劫擒之可還官去之悔之果得遂逐執為後宏之累任將還神必領告至如執俗常令超避焉有不中宏之大獲其報宏之自單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以是人謂宏之誠靈矣宏之至州南歲風疾去

官
宣室志唐林崇元者京兆人僑居廣門以騎射敗虜為己郡守悅其能因募為衙門將軍與他數十輩馳健馬執弓矢兵杖臂車大俱勝於田野間得鹿鹿於郡城之西間忽起一兔奔林中崇元馳馬逐之僅十里餘獲兔一暴穴崇元下馬即命二卒守穴傍解鞍而憩忽聞墓中有語者曰吾命土也虜土

者本日次於之履歷即不俱王吾其死乎已而容語者久之又曰有自京而來者我將不多置元聞其語且與之因又中見一翁衣素衣解白而長手執一軸書即有死龜鶴其多置元即問之其人驚曰果然爾我者至矣夫即語屬景元歎而計之曰此穴甚小而翁居其中為非兇乎不然是盜而匿此即設其穴翁遂化為老狐枯然倚地景元因射之而斃觀其所執之書點畫甚異似梵書而非梵字用素線為幅僅數十八字元覽之

廣吳記唐洛陽思恭有唐將軍者立性修潔簡於接對有趙門福及唐三著投刺謝唐未出見之問其來意門福曰止求點心飯耳唐使門人辭云不在一人徑入至堂所門福曰唐都官何以云不在惟一餐耳唐辭以門者不報引出外廳令門人供食私誠叙令其側室中則則之奴至唐引劍刺門福不中次擊唐三中之微服入庭前趙中門福罵云彼我雖是狐我己千千年之狐姓趙姓張五百年狐姓白姓唐余何無道殺我唐三必當修報汝汝終不令康氏子徒死也唐氏深謝之令召康三門福至池所呼康三福應曰唯恐求之不可得但辱鼻行門福既去唐氏以桃湯沃濯門戶及懸符禁自爾不至謂其施行有驗久之園中櫻桃熟唐氏夫妻暇日檢行忽見門福在櫻桃樹下採櫻桃食之唐氏驚曰趙門福汝復來耶門福笑曰吾以桃樹見欺今聊復採食君若食之乃不領報數四以至唐唐氏悉乃廣召僧結壇持咒門福遂遁日不復至其持誦甚切其有效以為己功後一日晚唐之後僧坐燈前忽見五靈雲

自西來逕至唐氏堂前中有一佛容若喘喘謂曰汝為唐氏却野狐謂僧曰唐氏姑幼度僧甚喜見佛拜請降下久之方至其壇上奉事甚勤佛謂僧曰汝是修遠清遠達亦何須止食食而為法能食肉乎但問心能堅持否肉雖食之可復無累乃令唐氏肉佛自設食天以代僧及家人悉食食畢忽見壇上是趙門福舉家歡悅為其所誦門福笑曰無勞厭我我不來矣自爾不至也

肥園唐牛廟有從舅者過趙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趙田氏子去田莊十餘里魏陵多櫻桃林中有二魅狐往來櫻之者皆結食乃取過舅至田氏子命老翁往趙池市酒飽未明發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至一足又故問何故置日適至林為一魅狐所絆因墮而仆故傷問何以見魅狐曰適下坡時狐變為婦人邀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為所及因墮且謂魅狐為怪謂起魅之婦人口曰但哀所反謂魅狐為狐云叩頭狐曰頭野狐吾以其不自知因與爾輩致其禍田氏子曰汝無嫌人妄聞狐耶曰吾雖苦魅之終不改婦人狀耳田氏子曰汝必誤損人且日戶日見婦人傷傷甚甚過門而求故謂田氏子曰吾遇魅狐一老狐邀為婦人吾不知是狐狐變為婦人吾遇魅狐一老狐邀為婦人吾不知是狐狐變為婦人吾遇魅狐一老狐邀為婦人我知此類老狐去後會得全幸北村人也渴欲求飲田氏子恐其甚渴而飲之飲而遂之

舊邑古曰州也城址甚固邑名宅北有城南各百步其舊三王廟七八尺名曰四廟屬王城則左傳所稱夷人不忍遂王于城郭即舊邑也王廟因葬城之

北城既入選則有懸孤居之或官吏家或日姓家子女有姿色者夜中孤斷其髮有如刀截所遇無知往往而有腐特邑人斬守員者兼善待悅為縣送使至趙城還歸至金狗耳見汾河西岸水濱有女紅素流水衣太守員目之女子趨開來空過河遂歸歸屬至守員所手筆其髮其髮則其髮焉守員送後手猶持斧因擊女子墜從而研之女子死則為離孤至縣具列其由縣令不信守員歸逐每夜有父及繼繼其居哭從索其女守員不懼乃老父及繼繼而去日無狀殺我女吾猶有二女終當困汝於是遂絕而盡髮亦亡

廣興記唐洛陽尉嚴某從叔亡謀往市之夜十餘日叔家悉皆去服諸召家人問答云亡者不許因述其言語處置狀有如平生謀疑是野狐瘋欲料理後至叔舍量便逆迎約束子弟勿更令少府往來無益入家事只解相疑耳亦謂謀曰五郎公事似忙不互數來也謀從認將舊屬舊屬早屬復大等數十事與他手刀刀餘人悉持器械圍繞其宅數重遂入重堂忽見一赤肉野狐仰行岸上射擊不能中奪而開門躍出不得復見因而作絕

唐湖州華亭章弟有德德能兄弟不能知也諸事常謂其不慈德之德德謂諸兄曰財帛當以道不可力求諸兄其言可取何長進如此對曰今見明池中大有珍寶可以取之諸兄乃與偕行至池所以手酌水恣飲謂兄金寶甚多謂兄曰可取之兄等急入意遂竟不能得乃云此可見而不可得我者有定分也諸兄歎美之問曰素不出何以得妙法笑而不

言久之曰明日當得一官無慮貧乏乃通拜湖州曹佐連東之途途經開封縣開封縣令者其母患狐媚前後病士不能療有道士者善見鬼謂令曰今此見諸陳佐有異人入境若得此人太夫人疾若必愈令遣使之後數日曰至此縣迎家宜自謂見今往見令具申謝謝笑曰此道士為吾言耶然以太夫人故屈身於人亦可憫矣幸遇其疾必愈明日自縣橋至宅可止令人相召吾耶然我之我當至彼為醫道且宜選家酒掃焚香相符合令即言明日至令見太夫人臥以疾苦以柳枝灑水於身上須臾有老白野狐自林而下徐行至經橋然後不見令有時連草皆不受至首一年謂其妻曰後月我當死死後君嫁此州判司當生三子皆如其言

唐有楊氏者二女并嫁胡家小胡郎為主母所恃大胡郎謂其母曰小胡郎乃野狐爾父母乃不借我反惜野狐婢還白母問何以知之答云宜取頭顱懸戶上小胡郎若來令妾呼伊祈熟肉再三言之必當走也楊氏如言小胡郎果走故今人相傳云伊祈熟肉辟狐魅甚有驗也

唐河東薛迴與其徒十人於東都押娼婦留連數夕各資錢十千後一夕午夜娼婦求去迴留待娼婦人驟進求去數四抱錢出門迴教門者無出客門者不為路鎖婦人持錢尋至水資資脫成野狐從窗中出去其錢皆母死之後其靈座中故有靈語不異乎若家人故事如生誓否表弟是術士在京聞其事因而來觀游於誓否宅後作法入門見一無毛化野狐殺

之迹絕

唐代州民有女其兄遠處不在母與女居婦忽見舊陳來雲而至謂母曰汝來甚苦欲居之可運修理舊家也村人競往處置適諸善諸取五夜家來下其室村人俱齊甚來仍射殺等不令有言恐四方信心往來不至村人以是相戒不說其事善婦與女私通有娠年其兄遠歸甚之不欲見男子令母逐之兄不得至因報村求逐入之有道士為作法驅視善婦定老狐乃持刀入而殺之

宣至志惡斷縣有村民因當地征營至太原府及歸途中日暮有一白衣婦人立路旁謂村民曰妾今日自都城而來因且甚願寄數車中可乎村民許之升車行未三四里因顧婦忽見一狐尾在車之陳中垂於車簾下村民即以鐵鉤之其婦人化為無尾白狐嗚嗚而去

太平廣記唐始豐令張個患鬼魅特有醫驗家人不能制也道符石臂上作呪云狐狐健子其子密持鐵杵候間疾發目後獲之陳一老蛇狐焚於四通之舊自爾即愈也

廣興記唐馬吟者患狐魅疾其父後得術士療疥疥魅忽啼曰謂吟曰本國其終今為術者所迫不得得在流淚經日方啼吟來一雙三善保愛之謂吟久念耳吟即得術士人見是惡害中疾愈入宮應未得唐賀及弟後方還聞之是紙狐

唐寶鏡通鑑狐所領每到時節狐新婚偕至京宅名起居兼持寶鏡及問信家人或有見者狀貌甚美至五月五日即還明已下至其僕婦皆有續命家人

以為不祥者其物似甚惡也此道真與物舍何幾之其後所得遂以充用後家人有就求澤背金花鏡者入人家偷鏡挂項珠遊行爲主人家輩救自謂怪絕焉

唐崔昌在東京莊讀書有小兒顏色殊異來止庭中久之漸升階坐昌牀頭昌不之顧乃以手卷昌書昌徐問汝何人斯來何所欲小兒云本好讀書喜若學問昌曰不之却常問文義甚有理解數月日暮忽扶一老人乘簪至昌所小兒暫出老人醉吐人之爪爪等昌甚惡之昌素有所持利劍因斬斷頭成一老狐頃之小兒至大怒云君何故無狀殺我家長我豈不能殺君但以舊恩故爾大罵出門自備乃絕

唐坊州中評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其日齋次舉家見文殊菩薩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菩薩然不歸合家驚駭恐之久乃下其家前後供養數十日惟其子心徒之入京求道士爲設茶遂驚設孤令奉馬一匹錢五十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來索主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還道士禁呪如前盡十餘日菩薩問道士汝讀道經知有狐則子否答云知之菩薩云狐屬子者即我我也得仙來已三萬歲汝爲道士當修清淨何事殺生且我子孫爲汝所殺家生活汝因故迫士一百舉謂今日子孫無狀至相勞德愧何言當令君末無災橫以此相報願謂道士可即還他馬及錢也言訖飛去

唐諸陽郡王老奴每至衙日邑中之狗悉往朝之狐坐坐人拘列其下東郡王老有雙犬能作

豔而愛戲甚多宋人相率以射獵大昨狐王老奉大往犬乃還諸犬之下伏而不動大宋人之望今世人有不其其事者相戲云敢離野狐大

唐劉全白說云其乳母子幾歲少時夜中將網微道野狐及狐狸等全白駐在其下後一夕受於莊道里下網已伏網中以伺其至暗中間物行聲現見一物伏地窺網因而起立疑懼恐或是人因網至愛前車則忽現一鼠食愛過呵之婦人乃遽入網乃捕之致斃而人形不改愛反疑懼恐或是人因去疑云曠有婦人食生鼠此必狐耳復往麻池視之見婦人已浮田以大斧自腰後斫之便成老狐愛大驚將還村中有老僧見狐未死勸令養之云狐口中蟻珠若能得之當爲天下所愛以繩縛狐四足又以大籠罩其上蓋數日狐能食僧用小瓶口塞者埋地中令口與地齊以兩腋稍肉夾於瓶中狐愛衣而不得但口以鼻瓶候多冷復下兩臂狐濕沫久之衣與瓶滿血乃吐珠而死珠狀如棋子通圓而潔愛每帶之大爲人所貴

曲沃縣尉孫家奴年六歲忽視祖母笑云娘子總時時會羞一野狐令德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狸即奴身也應逐走入家後復爲人擊獲見問羅王王以無辜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爲乞人子苦寒一十而後又見王王曰汝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來

唐嚴真志錄李令節郎部侍郎李紆堂兄叔遷授江夏縣丞令緒因親叔及至坐入門人報云某

小娘子使家人傳語喚人見一狸甚奇悉悉云娘子此狸拜兄姪且得令緒到李妻亦傳語云娘子能來此有兄姪否又云婦有何欲食可致之婢去後須臾使人帶大食器至黃衫奴叔向來傳語叔到云娘子來使問聞來四環金鑲襖一二十餘人至門云妻出迎見一婦人年可三十餘雙極雲彩光彩可驚謂妻曰令緒既見于姪何不出來令緒聞之遂出拜謂曰我姪與王人君子之風生良久謂令緒曰觀君甚長厚心懷中慮有急難於人令緒亦知兄姑緣有厄經隨令緒到東洛可令諸驚云行李貧迫要致車乘計無所出又云但許阿姑家自假車乘可將女子兩人并同家所使婢金花去阿姑家令緒雖知不必言也但坐一衣籠令途疑家人每至關津店家即略開籠阿姑暫過歇了開籠自然出行出入不易于令緒許諾及發開籠見三四黑影入籠中行出入不失

前將至東都將到令緒云何處可安置金花云娘子要於舍中甚便令緒即酒持舍密爲安置唯恐奴知之餘家人共有知者要所要金花自來取之何姑歸時一見後數月云已往矣既去令緒問云欲往何處阿姑云胡麻陵陳州刺史家一奴成長須有匹配今與東都令緒同令緒願欲還家資無計乃往豫州人境見勝云我輩門孤弱欲求食表恐有擾託親故索資供親親後時申報必當料斷往來面原皆周侯君清白干調者紀家令緒以此

水灌之初得麝及他狐獸，於是後有一老狐衣袈裟從山中出其素所著衫也。人喜之，胡郎出笑殺之，其性甚淫。

唐宋州刺史王嘯少時懷慕甚甚，爲狐妬所媚，家人或有見者，奉香湯靈藥備勤過，至有必敬容致敬曰：「新婦妬我，非有理由由是。」某惡之，每至端午及佳節，適有僧懷相送云：「新婦上某家，求與娘婿家人笑之。」然所得其裝後，環顧孤獨，乃不至憂其祿重不能爲性。

奇事記唐長安營田因喪母，遺夫某來產遂貧乏之地，兒女六人，孀幼無計，無以養其妻謂規曰：「今日食窮如此，相聚受飢寒，奈何？法活無地也。」我欲自賣身於人，未財以濟，若及我兒，何規曰：「我個微賤，財身於人，第恐貽笑，況此我親，不忍棄再言曰：『若不如是我盡心處現，充數一日，有一老父及一門規進入，言及兒女親愛，甚欲回鄉之意，老父傷命良久，乃請規曰：『我親妻今欲往下道間，人說君妻意令又苦，吾我令教君妻乘轎十萬兩，以奉許之。』」老父翌日遂執十萬兩，便親妻去，仍問規曰：或兒女思母之時，但攜至山下訪我當令相見。」三載後復入，並覓父書，覓之，見父食於長安一野寺，老父因住藍田下訪之，俄見一野寺主人，言牛羣狀若貴人家，守門者語之，乃出，命規入，設食，餐出，其妻與規相見，其妻聞兒女音死大號泣連氣絕，其老父驚走入，旦大意極悲，其妻亦吐懷，出入遇親，已失宅所見，其妻於古塚，其塚旁有穴，穴乃自山下共發，見一人，老狐走，知其所，其妻爲老狐所買。

耳

驢山下有一白狐驚視山下人不能去陰聲乾得中忽一日突道欲自落須臾之間雲霧暴狂風大起化一白狐昇天而去後或陰暗往往有人見白狐飛騰山畔如此三年忽有一老父每臨夜即哭於山前數日人乃伺而問其故老父曰我狐龍死故哭爾人問之何以能狐龍老父又笑曰我狐龍者自狐而成龍三年而死我狐龍之子也人又問曰狐何能化為龍老父曰此狐也東西方之正氣而生狐白也與衆遊不與近處狐託於驢山下十餘年後偶合於龍乘遊上天知之遂命為龍亦猶人間自凡而成聖耳言訖而滅

靈覺七靈王道祠成都雙流縣南芭居住當僊宗率易之特賞以下然符術為業行坐常誦天誥每入雙流市時符上得錢須與酒至醉方歸其都門外有白馬將軍廟幾夕有人前養長垂簾幕內往往有光及聞吹口之聲以此妖異人皆說信所下酒食忽忽不見愚民畏懼無敢取正視者道河因雙酒同歸入廟謝神祝嘏廟堂之上悄悄然傍人視之無不驚駭道河與日晡歸初忽遇村人担語起市夜行至廟前忽然倒地地堂之間見野狐數頭舉如火炬衝投入廟堂階之下會有一人何貴曰你何得待酒入我廟內金呢驚動我昏睡道河心中默持天誥神呪遂却就寐其時與衆若同行神兵遙其靈異而不衛其身遂被妖狐擒伏泊衆人拋去道河心中想念神呪即欲救者不得既蘇息之後遂歸家沐浴清涼却來廟內大誦而實曰我是太上弟子

不獨只解待天遂覺常誦道德經三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爾若是神明只合助道修行何以惡聞神呪我知非日馬明神狐狸特怪怪附神祠幻惑生靈今日我決定於此止持呪為民除害遂志心明念神呪至夜不歇廟堂之上寂然無聲若無光澤僅見唯聞自提神吟之聲至明呼喚鄰近居人觀之唯見老野狐五頭皆頭破血流滿地已斃自後寂靜妖異竟絕然祀廟宇充廢是知凡持此呪勿得貪霖以至觸極神明也

稽神錄道士張謹者好符法學雖苦而無成嘗客遊至華陰市見賣瓜者買而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仇色取以遺之原食百餘錢知其異率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之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編書曰此禁狐魅之術也宜勤行之謹受之父亦不見問主人對曰家有女近得狂疾每日展視觀極盛服云白胡郎來非不整理無知之何也謹即為書符施諸戶間是日嚴霜上哭泣且罵曰何物道士預他人家事生急去之謹怒呵之良久大言曰吾且為奴矣遂夜然燭復書數符病即都差主人遺餅數十元以謝之謹獨行既既有重賞須得實力停數日忽有二奴詣謹曰白狐已歸實事惟氏推出官因見捨棄今無歸矣願待左右謹納之二奴皆謹應諾利尤可憐信謹真行行書書符法行衣衣服皆付歸實負之謂謹怒怒大罵曰以我為奴如役汝父因經老謂野狐惡之其行如風快怒不見貌而德兒亦不見所棄之物皆失之矣時衆用兵關禁嚴密客

行無餘皆見則數既不敢東度復還主人且以告之主人怒曰事有是事無復獲我耳因止於田夫之家絕不供給遂為耕牛驅大逐與同作書訓其意教若備至因認大樹下僻見一兒曰我兒見爾實也改之為奴否否曰此符法我之者也失之已久今喜再獲吾意無惜於汝子因辦行手還之曰速歸鄉人待爾爾得也即大笑而去謹得行手復詣主人告異之更道細數乃得去自前遂絕符書矣

瑯琊記曹吳性愛極菊至秋無種不備一日早起見大黃菊當心生一紅干漸大三日若櫻桃人皆不識有鄰女周少夫者年十六嘗被禁今月下同女伴來看竟摘食之食已盡葉風飛去其驚報其家父母婢妹同天號哭初不反顧目眇及足漸沒於青天之際也吳父問故故變一老狐魅去陳州志張子和在陳負賣名有老狐愛人形求於和曰此獸也狐龍告曰我狐精因病來就君曹吳投劑煎愈狐贈以金兩曰此盜得之物不受狐自辨無報告以城將陷遂還江西以避之和如其言得免於難

昌平州志嘉靖間有諫事州鹿者州守使陳沽酒一甕置內衙外因他去及還甕無酒酒香甚其傍見有若白蠟者方解臥酒氣薰人諫曰若始豈言酒矣梓置甕中封之攜歸家鄉之德覺有人語曰我狐也半甕萬年非我幸無我害誠恐白酒為官治汝今飲我甕何以償狐曰幸出我書以物可乎諫曰可乃出之既出讀諫所願諫曰願日得百錢耳狐約而去後